

花榮筆法無人能破釋



心法至實包中

花榮筆法無人能破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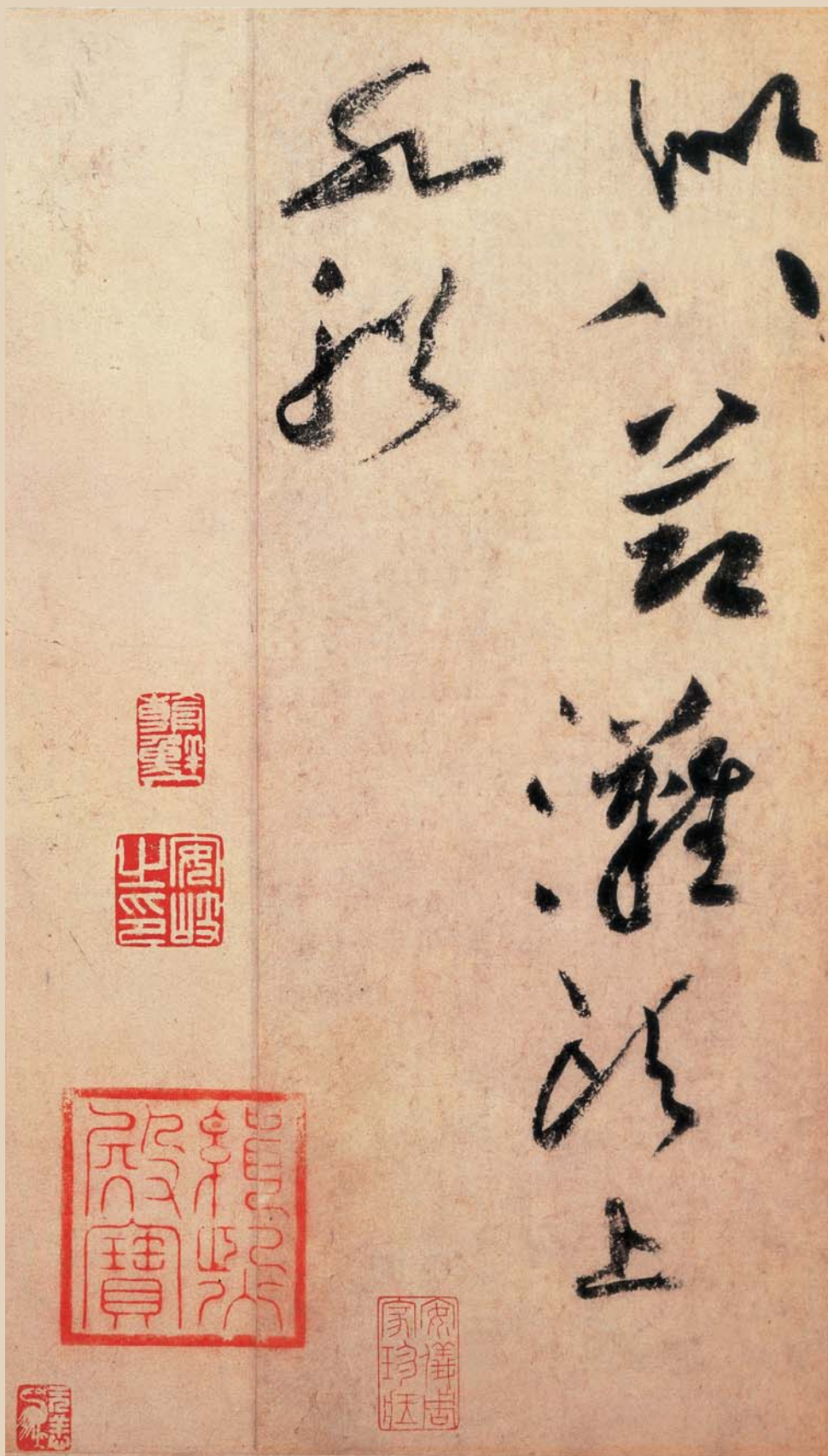
黃庭堅的草書小品

〈花氣薰人帖〉

何傳馨

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

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上水船。



黃庭堅〈花氣薰人帖〉這件書蹟，收在本院藏〈宋四家墨寶〉

冊第九幅。紙本，縱三〇·七公分，橫四三·二公分，草書五行，文云：

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上水船。

詩的末句「八節灘頭上水船」，引用了兩個典故。「上水船」出於舊載梁武帝（五〇二～五四九在位）與翰林學士姚洎的對話，武帝問及裴延祐其人，姚洎說裴延祐聰敏善文，時人號為「下水船」，武帝應聲說：「卿便是上水船也。」意指兩人為又有難易之別。（朱勝非輯《紺珠集》卷四，陶宗儀輯《說郛》卷八十四）「八節灘」當指洛陽附近黃河中一處灘頭，宋人記載司馬光居洛時，嘗游歷嵩山、龍門、伊水、香山等地，「憩石樓臨八節灘」，沿途所經之處，都有詩作。（宋名臣言行錄，後集

卷七）黃庭堅藉此反喻當時難於作詩的窘況。

這首七言絕句沒有收錄在黃庭堅的詩集中，關於創作的年代，黃營（一一五〇～一二二二）所編《黃山谷年譜》元祐二年（一一八七）有〈寄王定國（鞏，活動於一〇七〇～一一〇〇）二首〉，詩序云：「往歲過廣陵值早春嘗作詩云：春風十里珠簾卷，鬢髩三生杜牧之。紅藥梢頭初蠶粟，揚州風物鬢成絲。今春有自淮南來者，道揚州事，戲以前韻寄王定國二首。」《年譜》附註云：

先生有此詩真蹟云：後數年，京師塵土中，客有自揚州來，交響久之，道王定國事，因用前之字韻，作二小詩寄定國。按石刻第二詩日邊作目邊。此詩後又書云：王晉卿（說，一〇四八～一一〇四）數送詩來索和，老懶不喜作，此曹叟獐，又頻送花

來促詩，戲答：花氣薰人欲破禪，心情其實過中年。春來詩思何所似，八節灘頭上水船。今集中偶不載，因附于此。

可知此詩（以下稱〈戲答王晉卿〉），原是附在元祐二年〈寄王定國二首〉之後。〈寄王定國二首〉在詩集中的詩序與黃營所見「真蹟」（即石刻？）文字不同，而寄王定國二詩之後，黃庭堅又抄錄了〈戲答王晉卿〉一詩。所以原蹟包含〈寄王定國二首〉並序及〈戲答王晉卿〉並序。

黃營在附錄中，沒有載明此原蹟的書體，現在所見草書〈花氣薰人帖〉一紙也缺少「王晉卿數送詩來索和：戲答」一段，是否就是從元祐二年寄王鞏的原蹟裁剪而來，有待推敲，而本幅的書寫年代也關係黃庭堅草書的發展歷程。不過論者對此蹟的斷代，

未有一致的看法。曾經收藏此帖的王世貞（一五二六～一五九〇）形容此書「翩翩老致」。（龔州四部稿續稿，卷二六）徐邦達（一九八七）

論此蹟，只說與北京故宮所藏黃庭堅〈杜甫寄賀蘭鈺〉冊相似，未斷其年代。傅申（一九九一）在論大都會博物館所藏黃庭堅

〈廉頗藺相如傳〉卷時，約略提及，置於一一〇〇年。中田勇次郎（一九九四）引蕭燕翼說，定於一〇八七年。曹寶麟（一九九

九）根據詩句「心情其實過中年」，又與晚年草書相比，認為此蹟較少「縈帶的筆意」及「跌宕多姿」，可能是黃庭堅現存草帖中最早的作品。水賚佑（二〇〇一）也根據《黃山谷年譜》，定於作詩的同時。

根據黃庭堅自述及後人記載，他的草書創作可分為三個階段：

（一）少年至元祐初在京師

祕書省任職期間（約一〇八七以前），以周越（活動於十一世紀上半）為師，喜作草書，且以此自豪，他說：

少時喜作草書，初不師承古人，但管中窺豹，稍稍推類為之，方事急時便以意成，久之或不自識也。

（山谷題跋卷八）

予學草書三十餘年，初以周越為師，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。（山谷題跋卷七）

（二）元祐初至紹聖初（約一〇八七～一〇九四、一〇九五），受王鞏、錢勰（一〇三四～一〇九七）批評，此後不肯為人作草書。曾敏行（一一一八～一一七五）《獨醒雜誌》記載：

元祐初，山谷與東坡、錢穆父同游京師寶梵寺。飯罷，山谷作草書數紙，東坡甚稱賞之。穆父從旁觀曰：魯直之字近於俗。山

谷曰：何故？穆父曰：無他，但未見懷素真蹟爾。

山谷心頗疑之，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。紹聖（一〇九四～一〇九七）中，謫居涪陵，始見懷素〈自敘〉于石陽休家。因借之以歸，摹臨累日，幾廢寢食，自此頓悟草法，下筆飛動，與元祐以前所書大異，始信穆父之言不誣，而穆父死已久矣，故山谷自謂得草法于涪陵，恨穆父不及見也。

（三）紹聖初（約一〇九四、一〇九五以後）居江西黃龍山及謫至黔州（四川彭水縣），至晚年，從蘇才翁（舜元）、子美（舜欽），上溯張旭、懷素、高閑，「乃窺筆法之妙」，也出現數則論草書的文字：

紹聖甲戌（一〇九四）在黃龍山（江西）中，忽得草書三昧，覺前所作太露

芒角，若得明窗淨几，筆墨調利，可作數千字不倦。但難得此時會爾。

（山谷集卷二十九，山谷集別集卷十，文徵明跋經伏波神祠）

草書大字古無法，近世唯張長史、僧懷素時時作數字耳，其餘皆俗書也。

（山谷集別集卷十三）

予學草書三十餘年，初以周越為師，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。晚得蘇才翁子美書，觀之乃得古人筆意。其後又得張長史、僧懷素、高閑墨蹟，乃窺筆法之妙。（山谷題跋卷七）

元符三年（一一〇〇）七月二十三日，余將至青衣，吾宗子舟求余作草，撥忙作此，殊不工。古人云：匆匆不暇草，端不虛語。（山谷題跋卷八）

余寓居開元寺之怡惺堂

（按：時為一〇九五）年，坐見江山，每於此中作草，似得江山之助。

然顛長史、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。余不飲酒忽十年，雖欲善其事，而器

不利，行筆處時時蹇蹶，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。

（山谷集別集卷十）

由於元祐初至紹聖初，黃庭堅「不肯為人作草書」，因此《花氣薰人帖》若不是書於第一個階段，就是第三階段。先就其實際情形來看，如前所述，《戲答王晉卿》一詩原是附於一〇八七年《寄王定國》一首之後，前面尚有一段述說作詩原由的前言，如果只裁剪此詩，「王晉卿數送詩來索和：戲答」一段則無所依傍。若捨棄此段，未免不合情理。因此從實際狀況推論，應該不是黃筮當初所見的書蹟。

再就書風而言，據黃庭堅自述，一〇八七年以前的草書「太

露芒角」或「俗氣」，《花氣薰人帖》看不出有此缺點，透過與其他幾件一般公認為紹聖以後，受張旭、懷素等影響的狂草書比較，可以獲得較明確的推論。

黃庭堅晚年狂草書，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《廉頗藺相如傳》長卷，及上海博物館藏《諸上座》卷最具代表性。前者據傅申先生考，約書於紹聖二年（一一〇九五）謫居黔州之際；後者據徐邦達先生考，約為元符二、三年（一一〇九九）所書。這兩件草書個別字的結體大致相同，不過字形大小的變化，筆畫的起止、速度、力道，點畫的縈帶，墨色的燥潤及布局的疏密錯落等，都有差異，這可能是因為書寫時的精神狀態不同所致，另外，也可以看出從一〇九五至一一〇〇年間，黃庭堅大草書的進境。《花氣薰人帖》是小品之作，與長卷形式不同，在書寫時自然無法像《廉頗藺相如傳》及

〈諸上座〉一樣，放筆大書，在有限的書寫範圍中，黃庭堅採取含蓄內斂的運筆，筆畫較少顯著的提頓、擺盪、縱逸或大幅度的迴環翻轉，而是以較為勁直的筆畫，少量的墨水，表現出蒼勁堅實之感。

取〈花氣薰人帖〉的「氣」、「人」、「欲」、「破」、「情」、「其」、「何」、「所」、「節」諸字，與〈廉頗藺相如傳〉卷比較，（字表一、二）就筆畫的藏露、轉折、體勢等，都有明顯差異。〈花氣薰人帖〉運筆多為藏鋒蓄勢，筆畫厚實凝重，轉折時速度稍緩，力量均勻的分布於個別筆畫中。相形之下，〈廉頗藺相如傳〉卷筆勢較跌宕靈動，速度稍快，逆筆回轉時提筆成飛白或交疊成團。

不過由字表所示，兩件書蹟的草體結字大致是相同的，顯示出兩者的時間差距並不遠。尤其〈花氣薰人帖〉的「何所」二字，



字表一 〈花氣薰人帖〉(上)與〈廉頗藺相如傳〉(下)比較：「氣」、「人」、「欲」、「破」、「情」(清)

筆畫瘦健，「節」字前三筆尖錐形的長點，與現藏本院懷素〈自



字表二 〈花氣薰人帖〉(上)與〈廉頗藺相如傳〉(下)比較：「其」、「何」、「所」、「節」

敘帖〉卷相似，當是紹聖以後，見到石陽休本〈自敘帖〉，受其影響下所書。

再與〈諸上座〉的「過」、「來」、「所」、三字比較，（字表三）筆畫略有穩重與靈動的差



字表三 《花氣薰人帖》(上)與《諸上座》(下)比較：
「過」、「來」、「所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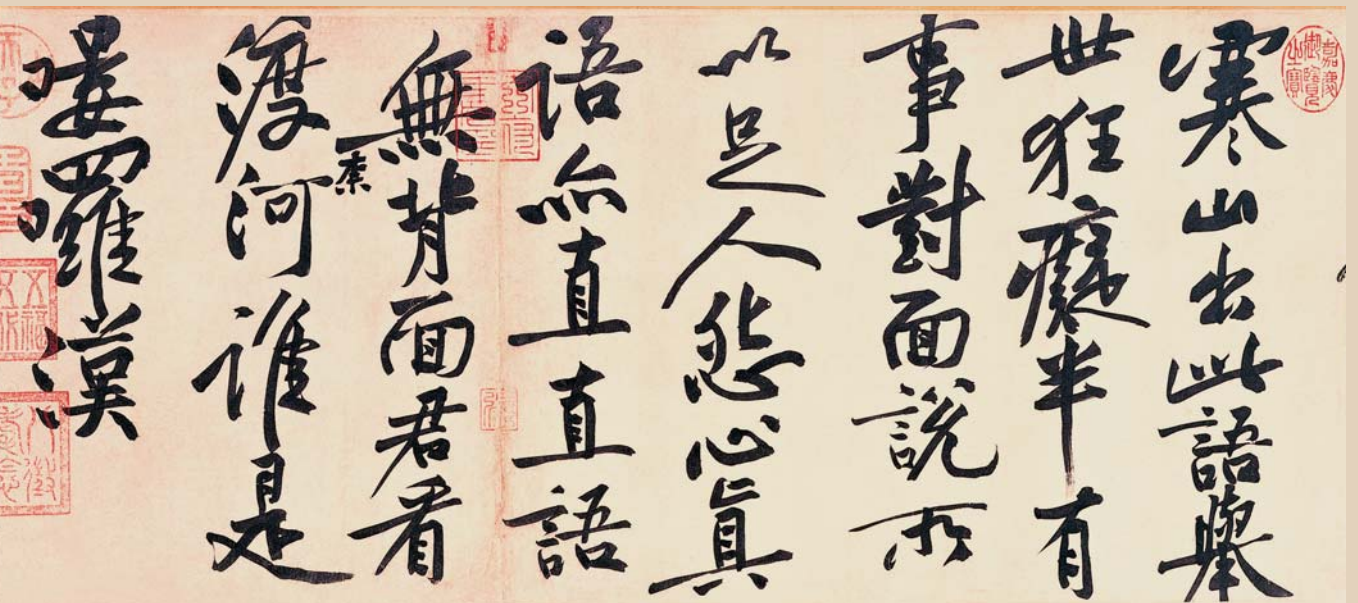
字表四 《花氣薰人帖》(左)，《寒山子龐居士詩》(中)，
跋蘇軾《寒食詩》(右)比較

別，這種差異應與書寫的物質（筆、墨、紙張）及心境（閑雅與豪邁）有關，而非相差十餘年所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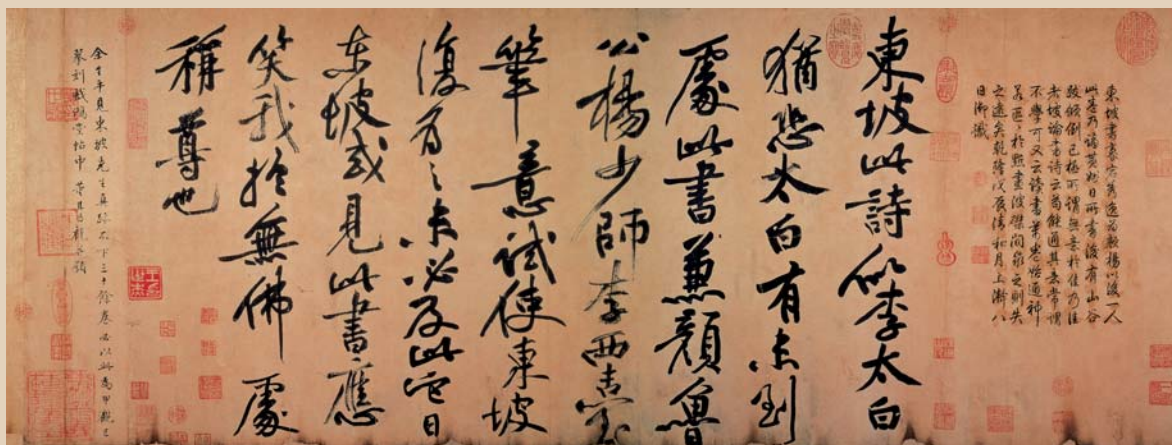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與約書於一一〇〇年的兩件大字行書《寒山子龐居士詩》卷及跋蘇軾《寒食詩》卷比較其中的「似」與「以」字，（字表四）也可以補強斷代的推論。

由以上根據文獻記載與傳世

書蹟的比較，《戲答王晉卿》一詩，雖然可考知作於一〇八七年，不過當時附在寄王鞏詩札的墨蹟已不可見，傳世的這幅融合了楷、行草的書蹟，應是約一一〇〇年重書舊作的小品。同時的《諸上座》卷



黃庭堅 寒山子龐居士詩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或數年前的〈廉頗藺相如傳〉卷，是藉著書寫古人既有的篇章，酣暢淋漓的表現出得到啓發後的狂草書藝，而〈花氣薰人帖〉是以凝重沉著的筆調，娓娓述說當年作詩的心境，如曾經收藏此蹟的安岐（一六八三～一七四二以後）所評：

此詩書法精妙，神氣煥發。每見涪翁大草書，其間雖具折釵股、屋漏痕法，然多率意之筆，殊不滿意。此書無一怠意，或因詩句短少使然。余嘗謂黃書小行書東札為第一，正行大字第二，大草書第三，大草如此詩者不能多觀也。（墨緣叢觀·法書，卷上，一七四一序）

此帖右側有「貞元」連珠半印，原為王世貞（一五二六～一五九〇）所藏（宋名公二十帖）卷第五幅，王世貞在文集中有題跋，評曰：「此書翩翩老致，而結

構森然，詩亦婉致。」（倉州四部稿，

續稿卷二六二）〈宋名公二十帖〉卷在吳其貞《書畫記》（約一六七七）卷四及顧復《平生壯觀》（一六九二）卷二著錄時，仍為完整的長卷，後來卷被拆散，此帖及其他十餘幅歸安岐收藏，將蔡襄、蘇軾、米芾書帖，及黃庭堅其他四帖，合裝為一冊。本幅左右各接一紙，有宋理宗（一二二五～一二六四在位）「緝熙殿寶」騎縫印（重裝時經過裁切），說明早在南宋時已為皇室珍藏。

參考書目

1. 徐邦達，《古書畫過眼要錄》，長沙：湖南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七。
2. Shen C. Y. Fu, "Huang Ting-chieh's Cursive Script and Its Influence," in Alfreda Murck and Wen C. Fong ed., *Words and Images: Chinese Poetry, Calligraphy, and Painting*. New York: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1991, pp. 107-122.
3. 中田勇次郎，《黃庭堅·研究篇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一九九四。
4. 曹寶麟，《中國書法史·宋遼金卷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九。